

●新拍案惊奇

ZHULOUSHANGDEYUELIANG

竹楼上的月亮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拍案惊奇
竹楼上的月亮

本社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新拍案惊奇

竹楼上的月亮

本社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济南市建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317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9—0784—8

I·704

定价7.10元

目 录

竹楼上的月亮.....	成 志 良 振	(1)
渊边三梦.....	魏春菊	(65)
阿沛多罗树下.....	林 晖	(179)
八月的太阳.....	张伯伦	(223)
山音悠悠.....	郑 峰	(236)
盐碱地故事四则.....	王安民	(267)
多梦时节.....	杨 瑛	(297)
未干涸的爱河.....	果 峰	(344)

竹楼上的月亮

成 志 良 振

开门节一过，傣家人恋爱婚嫁的季节就到来了。今天正是艾相结婚拴线的大喜日子。当金子般的夕阳在坝子西头烧得一片通红的时候，那辆派去迎亲的柚木弯篷牛车已经回到半路，漂亮的新娘子月梦象朵含苞欲放的金缅桂，羞怯怯地坐在艾相的身旁。牛车上坐满了颠悠晃荡的傣族乡亲，吹吹唱唱笑笑闹闹，一路洒着花瓣彩纸和五颜六色的爆米花，惊得黄嘴八哥满坝子乱飞。

闷人的热带气流在无边的甘蔗林上回荡，艾相觉得全身都在淌汗。他本想穿上花格子短袖衫再套条牛仔裤去迎亲的，他相信这会使月梦心里高兴，无奈母亲雅莫相非要他穿起全套民族礼服去迎亲。眼下母亲雅莫相正在缅寺里赧佛念经书，酬谢佛祖的赐福呢。可艾相却在一路上憋得浑身淌汗。胸前一排银扣子扣得严严实密，一头吹起波浪松泡的头发也被那水粉色的丝头帕裹住了。艾相在这些方面很能将就母亲，更何况身边已稳稳当当坐着他心爱的姑娘。你只消看她一眼，心里就象喝了清泉一样舒服。月梦啊月梦，只要有你，什么不能忍受，莫说淌汗，淌血都值得呢。

新娘象竹楼上升起的月亮，总是引来一双双仰望的眼睛，赞美的眼睛；仿佛她周围的一切也会映出美丽的光彩，变得更加耀眼。当初，多少卜冒^①为她吹呀弹呀唱呀，一夜又一夜绕着她家那幢小竹楼发狂。月梦啊，你再不出嫁，阿妈的篱笆都要扎不住了。但最终只有艾相一个人得到了她。今晚拜过寨神，唱过颂词，喝过喜酒，拴上红线，月梦就永远属于他了。全世界只有他艾相配得到这么大的福分。也许这真的是阿妈天天念佛念经的结果。

二

不过，帅桑也一心期望着和月梦结婚。他现在正开着一辆日野牌的旧货车沿着中缅交界的边境公路拼命往回赶。他是个聪明能干性子急躁的小伙子。只是二十出头便象个饱经风霜的汉子。那张铁棕色的脸，轮廓硬得象块瓦刀，黑黑的头发胡乱堆在赭突的额头上，一双深眶的大眼睛，象陡岩下淌出两眼明净乌亮的清泉，只是泉水里渗出了太多的忧郁而显得有些狠巴巴的。

晌午时分，他在缅甸那边一个小城告别了老板茂朗一家，终于得到并开走了这辆他用辛苦拼命挣来的旧车。茂朗是他的表哥，胖乎乎，笑吟吟，三十出头象个佛爷，上身短西装，下身方格子笼基裙^②，肚皮上扭了几个大结子，两手戴满了红蓝宝石和翠玉戒指。茂朗一家都舍不得这个精干又能吃苦的好表弟离去。这一年多，帅桑为他们使出浑身力气，里外奔走，出谋献计，联络生意，给商号挣了不少大钱。可惜帅桑一心想跟他心爱的姑娘结婚。姑娘已经等他两年多了。要不，姨妈还一力主张给帅桑找个缅甸姑娘，在这边上门呢。

茂朗只得遗憾地脱下手上最大的一只红宝石戒指送给表弟：“就算是结婚的礼物吧。”

帅桑不肯收：“你已经帮我挣来一辆汽车。”

“那就替我送给新娘好了。”

戒指已经戴在帅桑的小手指上。石榴籽般红艳晶莹的宝石，随着方向盘的转动，使满驾驶室里扫射着耀眼的光束。帅桑心里止不住的高兴，仿佛又听见月梦在他耳边的山盟海誓：我们的相爱就象红宝石一样坚硬，永远不变颜色。但愿这闪光的红宝石戒指能够戴在她那柔软娇嫩的小手上啊。两年前，当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她一边哭一边追一边喊：“我等你——我等你——我等着你——”那时，他只觉得天昏地黑，一切全完。蹲了班房的人，哪个姑娘会真心等他？他头也不回，直冲冲地走了。如今他总算从厄运中挣扎出来。他在劳教所只蹲了半年，他表现好，得到了提前解除。

汽车穿过了几处跨越国界的村寨，很快便到了家乡的坝子。满眼稻谷正在扬花，无边蔗林一片墨绿。家乡真好，回来太应该了。他相信月梦会等他的。他们曾经发誓要相爱一辈子，谁也不离开谁，要手拉手走遍他们想去的地方，要手拉手去寻找他们一心梦想的美好生活，还要手拉着手走完他们这一生要走的路……

三

曼哈寨在黄昏的落日中镀上了一层奇妙的金光。缅寺、佛塔、凤尾竹、大青树，全象是金箔剪出的影子。一幢幢花木掩映的竹楼，一道道参差起落的篱墙，到处飘绕着氤氲的炊烟和雾霭，回荡着叮咚的水声和牛铃声。月光河穿寨而过，在每家的

竹门前絮语叮咛一番，便象一条神秘的飘带向着幽深冥茫的田野迂回而去。寨头的河滩上立着一座座懒碓，日夜不停地舂着，舂着，吱——嘎——吱咚，吱——嘎——吱咚，谁也说不清舂了多少年代，至今依然象一群弯腰气喘的老长工，站在滔滔的急流里，不知疲倦地为乡亲们提供无偿的劳动。人们只需要将谷子倒进一个个碓窝里，由它慢慢舂上几天几夜，再来挑回自己的白米。在这个古风淳朴的傣寨里，不必提防有人来占便宜的。家家的牛也都可以随便放野，只有当主人家要犁田耙地，拉车驮柴，唤到名字时，它们才会单独离群回圈去听候主人的使唤。

曼哈寨是个传统悠远的古寨。一个男人身上没有刺上经文符咒，他就算不得真正的男子汉，即使到河里洗澡也只得退居下游；而一个妇女胆敢在长者面前抬起头挺直腰走过去，她准是个不懂规矩的女人。我们这个古寨事无大小，总有古规。今晚艾相的婚礼就是按古规办的。

等到雅莫相已经在缅寺里念完了好几大卷枫叶经书，新娘和新郎由民间歌手老赞哈莫章带领着拜过了寨神，求得了寨神接纳这位新娘的到来，许她从今在本寨里平安生活，养儿育女之后，艾相家的竹楼上才正式开始婚礼仪式。

竹楼上聚满了送贺礼喝喜酒的乡亲，在一片熙熙攘攘喧喧闹闹的忙乱中，莫章正在从容悠缓地用一种低沉重浊的声调唱诵他那篇很长很长的婚礼祝词。乡亲们即使不听也早在心里记得稔熟了。

就在莫章不停唱颂中，月梦正在新房里由几个婶子们为她把长长的披发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使她去掉姑娘的装束，换上妇人的打扮。

也就在这个时候，帅桑开着汽车，乘着夜色回到了曼哈寨

子。他父亲瑞敦老参见到了离家两年的儿子，登时高兴得热泪纷流，又是烧火塘，又是倒米酒。听说儿子挣回来一辆汽车，激动得急忙跑下竹楼，到院子里抚着车头一迭连声地说着：“帅桑，好儿子，你真行！你真行，你真行啊……”

“阿爸，我要结婚啦！”

“好啊，这回我们家要过好日子了。”

“等媳妇进了门，阿爸你该享享福了。”

“姑娘是哪个寨子的？”

“敦沙寨的。”

“噢，敦沙寨的，好好好，敦沙寨尽养好姑娘。雅莫相今天给儿子娶的媳妇也是敦沙寨的。我正想过去喝喜酒呢。”

“敦沙寨？”儿子眼睛睁得牛大，“是谁？”

“就是那个叫月梦的姑娘。”父亲告诉他。

帅桑的心一下子叫野狗给吞了……

四

竹楼上亮满了彩灯，洋溢着喜气。雅莫相端坐在正堂，接受众人的贺喜和贺礼，显出一副高贵庄重的表情。雅莫相十八岁那年生下艾相，如今也不过四十出头，满头秀发依旧黑亮，一对很有风韵的大眼睛还是那么美丽，依然保持着她挺秀丰润的身材，只是那张苍白的鹅蛋脸在日夜潜心的赎佛念经中变得越来越淡漠、庄严，有时会令人生畏。

村长波弄走到她面前往小篾桌上放下一只红礼包：“请收纳一点心意吧。老林里最高大的是迈莎树，曼哈寨最有福的是你们家。”

雅莫相双手合十，微微笑着：“信·达拉^③保佑我们，也

是多亏有你村长的关心。”

“你是真心敬佛，早早修福的母亲，你儿子艾相年轻轻就在区上当了干部，如今娶了个美丽能干的好媳妇。但愿我们曼哈寨家家都象你家。”

“利！利！利利利！①”村长一番祝福引来众人热烈的喝彩。

新郎的妹妹依兰拉住村长：“我呢，你还没有说我呀！”

村长看着这个粉团花似的姑娘：“你呀，是全家最有福的小公主，愿你二天找一个象你哥哥一样有出息的好丈夫，象你阿妈一样有福气的好婆婆！”

依兰心里甜得象蜜，脸上红得如霞。

在人们的一片喝彩笑闹声中，帅桑悄声不响地走上了竹楼。

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独自一个坐到了角落的一张小篾桌旁，拿出香烟，低着头慢慢地抽着。他看见艾相正忙着招待宾客，容光焕发，谈笑风生。乡亲们围住他贺喜祝福，翘指称赞。他是天底下最得意的人啦。帅桑的心正被一把利刀切成碎块。

“新娘给大伙敬酒啰！”有人叫起来。

随着一阵欢嚷，所有的眼睛都纷纷投向从新房门口走出来的月梦。她穿着淡黄的薄绸上衣，玫瑰色的细花统裙款款摆动，梳起了蓬松的发髻，鬓边簪了一串清香的金缅桂和紫茉莉花，垂着目光，弯着腰肢，袅袅盈盈地走过来。依兰捧着酒坛伴在一边。月梦一手敛着裙摆，一手托着酒盅，先来到雅莫相和村长等一些老长辈面前，悠悠跪下，轻轻斟酒，双手将酒盅举过头顶，温声细语地说些祝酒的话，等长辈们喝好了，再道一声：“麻烦赏光啦”，“多多打搅啦”，又转到了另一桌去。

长辈们对着雅莫相称赞不已：“多好的媳妇！样子又甜，声气又软，有规有矩，难得嘞！”

“还是你雅莫相修着好福气！”

雅莫相听着不语，心里舒服，辛苦多年就盼有今天，往后也得以安心赎佛修来世福了。

一个邻居老大妈问：“彩礼花了不少钱吧？”

雅莫相悄声告诉她：“她娘家太穷了，太穷了。”

月梦来到年轻人的席桌前，立刻引起欢闹。

“新娘子莫害羞，抬起脸让我们瞧瞧啊！”

月梦温柔大方，不慌不忙给大家敬酒。小伙子们尝到酒，一个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咂嘴舔舌。

“酒真美呀！新娘更美！”

“艾相，你把勐板加的孔雀公主娶来了！”

有的要她一连倒四、五盅酒，不歇气地喝下去；有的绕着她转着看了又看。月梦总是那么温顺、随和，不给任何人难堪。

她听到有人喊了她一声，转过身，猛然碰到帅桑燃烧的目光。她顿时愣住了。

依兰也认出了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帅桑哥，你回来啦！”

所有的人也一下子发现了这个两年不见的年轻人，不由纷纷叫了起来：“帅桑！你这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

艾相也走了过来：“帅桑，你好啊！”

“你好你好！祝贺你啦！”帅桑站起来，向着大家双手合十，“乡亲们，我回来了，向大伙问好啦！”

艾相悄声提醒月梦：“快给客人敬酒啊！”

月梦正要斟酒，帅桑自己拿过酒坛，从桌上拿起大碗倒

满，递给艾相：“今天你得到了月梦，我只有祝贺你了。”

“帅桑，你说得好！”村长走过去，竖起大拇指，“我们傣家小伙子可以共同爱上一个姑娘，可等到姑娘结了婚，她就是丈夫的人啦。大家就应该来真心祝贺。你这样做，合规矩，合规矩。”

帅桑两眼仍盯住艾相：“往后，你要真心实意爱她，要给她带来福气。请把酒喝干！”

艾相看看帅桑又看看月梦，非常自信地端起酒一口喝干，然后又给帅桑倒满一碗。

帅桑仰起脖子就干，又加了个大碗，让月梦一齐倒满。

两个小伙的表情多少有点剑拔弩张的气氛。年轻人却不停喝彩叫好，“汉子！好样的！喝！倒满！倒满！”

两人面对面一连气喝了七个回合。月梦倒酒的手都抖了。她心里真痛苦啊！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场合突然见到她苦苦等了两年的心上人。她心里乱得一团糟，只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又真怕自己忍不住哭了出来。她一直低着头，既不敢看丈夫更不敢看帅桑。帅桑再次叫她倒满两只大碗，双手端起，一口气全喝光，然后抹下戒指放在月梦的托盘里，车转身就走出了门。

除了依兰，谁也没有喊他一声。

依兰一直喊着，追到了门外。

五

“帅桑哥——帅桑哥——”她在黑暗里一边追一边喊，可什么也没看见。终于她站在一堵竹篱笆下呜呜地哭了起来，“帅桑哥，你在哪里？为什么不答应我呀？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苦很

苦……”她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哭，是怜悯是同情是伤心还是委屈。

她是雅莫相的小女儿，一个身材窈窕，眼睛乌黑，任性而又热心热肠的大姑娘。两年前，她还只有十六岁，当警察把帅桑从寨子里带走的时候，她就暗暗把帅桑当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勇士。那天，她躲开众人，穿绕过寨子路旁的树林，一直跟追，偷偷地送着帅桑走了好远好远，直到警察把帅桑带上了公路旁的警车，她才站住了。那时，依兰心里只盼望着，将来哪一天，也有一个象帅桑这样实心踏地的小伙子，在别人要把她抢走的时候，拿出长刀来为她拼杀，把她从抢亲队里抢回来。她将愿意爱他一辈子，即使他去坐牢，她也会等他一辈子。她就是看得起这样的男子汉。可是现在帅桑却不理她，对她的这片心意毫无所知。她一声声呼唤，他都不答应。他到哪儿去了？

帅桑正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月光河边的大榕树下，大口大口喷吐着胸腔里堵得满满的闷气。心脏跳得好猛烈，就象那辆旧货车爬陡坡烧干了水箱，发出轰隆隆的震响，他甚至闻到从喉头冒出那股烤焦了的金属的气味。他狂吼一声，四肢巴叉地仰躺在老树的虬根上面，象抛锚的破车，动也不动。树顶上挂着一轮七零八碎的大月亮，头底下流过一条伤心嚎哭的月光河。他脑子发炸，身子麻木，眼睛发晕……

她在笑，在一阵阵水花飞溅中不住地笑。

他在追，拎着一只大水桶，追着那个身穿玫瑰花统裙的姑娘。进了一片香蕉林里，那个苗条活泼的姑娘不见了。当他四处寻看的时候，“哗啦”一声，她从背后将满满一桶水照着他的头顶泼了下来。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人早已跑得无踪无

影。他抹掉满脸的水，见她正往月光河边逃跑。他追了过去，把她逼到河里。她并不畏怯，边笑边用水桶连连向他戽水。他力气大，桶也大，三两桶就把她泼得浑身透湿连连倒退。隔着一片水幕，他听见她一声声娇喘和哎呀哎呀地叫喊。他心里乐极了，泼得更加起劲，掀起一阵阵狂猛的水花。可是，喘声叫声笑声都没有了，她跌倒在河里，呛着水，眼巴巴望着他求饶。他愣了，不知该怎么办。一个浪头扑来，把她卷向深处。他丢下水桶，扑过去，双手把她从水里抱起来。

他抱住她走上河滩。金闪闪的阳光下，他第一次这样迫近地看着一个浑身透湿的姑娘。她也同样是头一回被一个小伙子用有力的臂膀抱了起来。薄薄的绸衣紧贴着她一双浑圆浮突的乳房。她是那么娇柔、羞涩。火辣辣的太阳在他健挺的胸膛上照射出古铜色的反光。他是那么强壮、有力。他两眼大大睁着，炯炯闪亮。她两眼虚着细缝，却一眨也不眨。她听到他心房里猛烈冲撞的声响。他感到她身子轻轻地颤动。他抱住她，她由着他，一切都那么自然，象天空的白云，河里的流水，春天的花朵，夏日的彩虹……

“放开我！”她闭上眼睛，象在梦里轻轻耳语。

“你是谁？”他依然抱住她，低声询问。

她看他一眼，把脸侧转到一边：“快放开我。”

当他将她放下，她一下子用双手把脸蒙住，车过身子就扑进了月光河里。

“哎——你到底是谁？”他站在河边喊她。

她一边游过河一边大声回答：“我是月梦——敦沙寨的月梦……”

帅桑睁开他发晕的醉眼，树顶上依然挂着那一轮被枝条割

得七零八碎的月亮，头底下的河水似乎哭得更加悲哀。

那是一个难忘的泼水节，如今一切已经逝去，姑娘已属于别人……

六

夜深了，远道而来的宾客正陆续离开竹楼。人们早已把烂醉如泥的艾相扶进了新房。雅莫相也和长辈们到了楼下去谈他们赎佛求福的事。竹楼上只留下一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还在不歇地划拳斗酒。月梦一个晚上只觉得火燎油煎地熬着，不停地给客人敬酒、送茶，想着刚才的事，不由得一阵阵神悸心惊。

“月梦，我还没喝够。”不知什么时候，帅桑已经站在她的身旁，向她再讨一碗酒。

月梦又是一惊：“你——”一边心颤颤地将酒倒进他的碗里。

依兰正站在屋角，不安地看着他们两个。

帅桑硬要月梦一连给他倒满三碗酒。喝完了，他抹抹嘴，低声对她说：“你到外边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月梦痛苦地望着他，摇摇头。

“你怕什么？我不就是以前的帅桑吗？我在外头等着你。”

篱墙外的路上停着那辆大货车，帅桑正站在车旁。月梦怯怯不安地来到他面前。

“帅桑，我，对不起你……”

帅桑拉开车门：“上车吧。”

“你要干什么？”

“跟我走。”

“你疯啦！这怎么能！”

“月梦，你说过要等我。今天我就是为你回来的。”

“可现在晚了，晚了。”

“不，你留给我的手帕上还绣着吉祥的金莲花。那是永远真心的爱。”

“噢，帅桑，隔年的花早谢了。从前的月梦嫁人了，我已经是人家的人啦！”

“不不不，你永远是我的。”

“不能，不能。没嫁人的姑娘，可以爱好几个小伙子，做了媳妇就只有一个丈夫。帅桑，求你别说这种不合佛法和古规的话，莫叫我难做人呀！”

“什么佛法、古规！我知道你根本不爱他！”

“谁说？我，我爱他。”

“不要骗我。一刀劈开两颗心，我的心血淋淋，你的心也不会好受。”

她低下了头，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两年多你无影无踪，都说你在缅甸那边发了大财，娶了老婆。”

帅桑忿怒：“胡说！我是去为你拼命挣钱，想着体体面面回来娶你。”

“可现在我能怎么办？”

“跟他离婚，跟我走。他花的钱我们还！”

“不行，不行，现在说啥都晚啦！”

“上车吧，就当我是来抢亲把你抢走了。”

“不，帅桑，忘掉我吧。你是好人，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姑娘和你过一辈子幸福日子。”

“世上除了你，我谁也不要，快上车！”

“不，不能，原谅我，帅桑，原谅我！”

“月梦，你听着，今晚你要是狠心做了艾相的老婆，我天

不亮就开上这辆汽车冲进月光河里，就当我永远没有回来。”

月梦合着双手：“噢，帅桑哥哥，求求你，莫要逼我。你骂我恨我打我都行，我愿意天天到佛祖跟前跪下，为你悔罪，替你求福，只求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逼我啊！”

帅桑怒叫着：“要么上车走，要么你明天一早到月光河看着大伙捞我的尸首，那就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月梦双手掩面，不敢哭出声来：“你叫我，叫我怎么做人啊老天！”

帅桑两手扶住她：“月梦，不要怕，如今这年头要靠自己，靠我们两个人一条心啊！”

月梦两眼含泪：“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走？”

“你回去换换衣服，拿上你自己的东西。我在这里，抽完这根烟，要是你不来，我也就永远也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月梦急急跑进竹楼，一头扑在门背后伤心地抽泣起来。

依兰走到她的身边，抚着她的肩膀：“阿嫂，别难过。”

月梦急忙抹去眼泪：“唉呀，我……”

“我都听见了。你放心，我哥哥会疼你的。帅桑哥喝醉了，别管他。大伙还在楼上等着喝酒呢。”依兰扶着月梦上了竹楼。

帅桑抽了最后一口烟，掐掉烟头，忽然看见小竹门里，一个裹披巾的姑娘向他走过来。

他急忙打开车门，高兴地叫着：“月梦！”

她摆摆手，叫他不要出声。

他扶她上了车仓，立刻把车开走。

七

水一般的月光悄无声息地从竹窗泻进了新房，照着一双泪